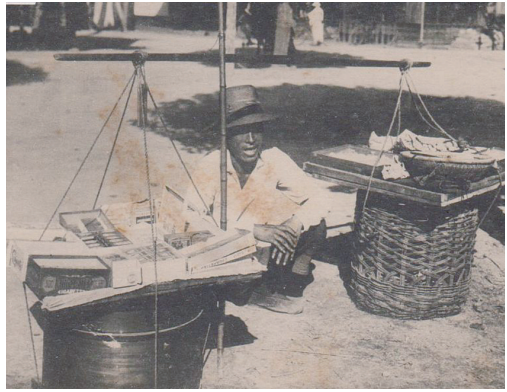


消失了的“货郎”

□ 孙建远



每当吃过中饭，圩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包括那些姐姐、嫂们，匆匆地收拾完锅灶，在围裙上擦擦手，就赶忙往圩头上跑去。此时，货郎担子正在那儿摇着长把子鼓招引着她呢。

货郎担子是肩挑手推贸易者中的特殊阶层，他们不是那些无田可种，只是挑起担子串乡糊口的江北农民。他们是清一色的当地人，清一色的青壮年，刷刷刮刮的（方言，讲话做事利索），白洋布褂子，蓝洋布裤子、黑鞋、白袜。秋冬天戴礼帽，夏天戴睡草帽，帽子有时还歪戴着，露出一片抹了油梳着“西装头”黑而亮的头发，开口一笑便会露出两颗金牙。大概他们知道自己多数卖的是妇女用品，又都是洋货，自己也得打扮得洋气些，得让大姑娘、小媳妇这些顾客看得顺眼。

他们的货郎担子也很讲究，一根两头翘的扁担，一头一个货柜。货柜上层平面和四周都镶着玻璃，那玻璃里可真是五颜六色的花花世界了：有各式各样鲜红的、嫩绿的、橙黄的插梳，有形状颜色各异的化学发卡，背面有美女头像的圆镜子、长方形镜子，还有装在口袋里随时都可以掏出来照一照的小圆镜子；有肉色的洋袜子，雪白带花的洋毛巾，印着各种花纹图案的麻纱手帕，有各色的花边、丝线，还有雪花膏、花露水、生发油……最普通的也有缝衣针、棉线什么的。

圩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闻鼓而来，也并非都是为了买点什么，她们中很多人都只是想来看看这玻璃柜里的新奇世界。她们不当家，平时也不怎么上街，长年闷在家里，小时候带弟弟、妹妹，长大了就割猪草、拾柴火、挑水浇菜、下田拔草、烧火做饭……长此以往，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她们无从知道。这货郎担子就给她挑来了外面的世界：肉色的洋袜子使她们脱掉了老布袜子，雪白带花的洋毛巾、化学插梳、发夹子、雪花膏、生发油使她们变得时髦了、漂亮了。用今天的话说，她们把货郎担子看成是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了。每天都要看看货郎担子又带来了什么新鲜的，新鲜玩意儿都很贵，一询价就伸舌头，可她们心里很满足；又看到外面世界新的变化了。

有些人家的家教很严，货郎担子上的新鲜玩意儿，姐姐、嫂们是不敢买的，她们都不敢用雪花膏、花露水，只敢用“歪歪蜜”（蛤蚧油）搽脸涂手，怕的是上人们骂她们不稳重。圩里一些年纪大的人，特别是有些“老古板”对货郎担子没有什么好感的。首先对他们那身打扮很反感，流里流气的，不是正经人的样子；最叫他们看不惯的是货郎担子一来，大姑娘、小媳妇就围着他，挑啊、拣啊、讨价啊、还价啊……男女混杂、欢声笑语，成何体统！

“老古板”们的反感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货郎子成年在女人堆里混，也确有一些不是东西的。有些货郎子就喜欢跟年轻人说说笑笑，有时也讲些不三不四的话。而有些家教不严的年轻女子也和货郎子说说笑笑，她们以为这至少可以在讨价还价中沾点儿便宜；再说了，她们天天看到的包括自己的男人，都剃了和尚头、晒得乌黑、整天赤着脚，在她们眼里，就数这些货郎子洋气。当然，这种轻佻的货郎子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做生意、做人，还是很规矩的。

也有些货郎子从事的是其它营生。初冬时节，家家杀鸡、鸭、鹅，这时就有货郎来走街串户收鹅毛、鸭毛了，有时他们就用碗换。鹅毛、鸭毛都不上秤，只估，一只的毛多少钱。

春天来了就有货郎卖小鸡、小鹅、小鸭。都是从炕房里远道挑来的，一路还要给它们喂食、喂水，他们用一根特长的两头翘的扁担，挑着两个双层的大圆筐子，盖子一揭，那毛茸茸的小生灵非常可爱。这时就围过来一帮已婚妇女来挑来拣那些最活泼可爱的。不过你得当心，有些手脚不稳的大妈常常趁大家乱挑乱拣时就偷了几只放在屁股下的筐子里。

此外，还有一些货郎担子，因年代久远，也想不起来了。

至于货郎担子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后来有了供销社，村上又有了代销点，既卖日用品、农副产品，也收废品，这些乡下的小贩就自然消失了。只有那些卖小鸡、小鹅、小鸭的，现在还是挑着那种担子，这算是给当年众多的货郎担子保留下一点遗迹了！

唐代萧颖士“授业”于“朱方旧里”

□ 乔长富

对于教师，唐代韩愈《进学解》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依靠他来传授圣贤之道和学业，解答困惑的）。镇江古代也曾有过不止一位知名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唐代萧颖士（约709-760年）就是其中与润州（古称朱方，唐代治地京口，今镇江）关系密切的一位。

萧颖士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教育家。《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都载有他的传记。《新唐书》记载说：“（萧颖士）奉使括遗书赵匡胤，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留客濮阳，于是，尹徵、王恒、卢士式、贾璠、赵匡、柳并等，皆执弟子礼，以次授业，号萧夫子。”（意为：萧颖士奉使到赵州、卫州一带搜寻流落于地方的书籍。他长期逗留在外，不回朝廷交差，因此被负责机构弹劾罢官，停留并客居在濮阳。在当地，尹徵等人拜他为老师。萧颖士依照先后次序，给他们传授学业。当时人都称他为萧夫子。）《旧唐书》记载说：“是时，外夷亦知颖士之名。新罗（今朝鲜）使人朝，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当时国外人也知道萧颖士的名声，新罗国使者到唐朝朝见皇帝，说新罗人希望聘请萧颖士到新罗当老师。）由此可见萧颖士在当时教育界的成就和名气。

萧颖士这样一位历史名人，无论从他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他的家世看，他都是与润州有着重要的联系。从个人的经历说，他本人不但到过润州，而且还曾在京口教授学生，经过他的教导，京口的刘太真、柳并都同时考中进士。对于此事，他在所作《江有归舟三章》序言中说：“吾尝谓门弟子有尹徵之学，刘太真之文，首其选焉。今兹春连茹甲乙。……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夏五月，回棹京洛，言归江表。上京饯别，庭雨望归。从古以来，未之闻也。余羁宦此都，色斯云举。彼吴之都，曾是昔游。……南徐北固，朱方旧里。昔与太真初会于兹。余之门人有柳并者，亦尝观其地，其请益也，必始此焉。……循彼江阴，京阜是从。言念二子，从予于此。尔云过之，其可忘诸！”（意为：我曾说，我的子弟中有尹徵的学问，刘太真的文章，是最好的。今年春天，二人一同考中进士。……而刘太真的兄长刘太冲去年进士及第。……今年五月，刘太真将从长安乘船回归京口。人们在首

都送别他，他家中的亲人也盼望他回归京口。自古以来，从未听说兄弟接连中举之事。我留在长安做官，非常高兴。那个京口地区，曾是我到过的地方。……南徐州的北固山，是朱方旧里。从前我曾与刘太真在那里初次会面。我的学生柳并也曾到过那里，他开始向我求教，一定也是在那里。……回想长江南岸，京地是我到过的地方，回想当初这两位弟子在那里拜我为师，你说是经过那里，我怎么会忘掉那里呢？）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从文中说尹徵、刘太真“今兹春连茹甲乙”，而尹、柳二人同时于天宝十三载（754年）进士及第看，文章当是作于天宝十三载。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萧颖士对途经京口，教授学生那段生活的深切怀念。至于萧颖士此次在京口执教的时间，从萧颖士所作《白鹤赋序》自称“天宝辛亥岁，予漂泊江介，流宕逾时”看，当是在“天宝辛亥岁”即天宝十载左右。再从他京口教授刘太真、柳并看，具体时间当然不会只有几天，至少当会有几个月。由此事可见萧颖士在个人经历方面与京口的重要联系。不但如此，从萧颖士的家世看，他也是一位

与润州有着重要联系的历史名人。之所以如此说，据《新唐书》“萧颖士传”记载，他是“梁鄱阳王恢七世孙”。而据《南史》“萧恢传”，萧恢是梁“太祖”即梁文帝之子，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衍的籍贯，《梁书》和《南史》“武帝纪”都说是南兰陵中都里人。据《宋书》“地理志”，南兰陵在南朝是属于治地在京口的南徐州。又据《辞海》所释，南兰陵治所在兰陵。兰陵在隋朝时并入曲阿县（今丹阳）。由此看来，南兰陵在唐代是属于治地在京口的润州（即使如有些记载所说，南兰陵在唐代是属于常州，但常州在唐代也属于治地在京口的浙江西道）。由此看来，萧颖士从他的家世说，他也是一位与润州有着重要联系的历史名人。因此，他在《江有归舟》序言中说“南徐北固，朱方旧里”，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萧颖士本人在家世方面与润州之间的历史渊源。总之，无论从本人经历，还是从家世方面说，萧颖士都是唐代与京口有着重要联系的著名散文家和教育家。今天，当我们在探讨和总结镇江古代历史文化之时，自然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位历史名人。

闲话镇江人的“住”

□ 于锡强



昔日你若站在伯先公园山上鸟瞰老城区，会看到大片大片黑瓦覆盖屋顶的房子鳞次栉比，具有江南民居特点的四合院，高低错落的马头墙，那就是近代镇江市民赖以休养生息的居所。在镇江人的生活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老镇江的民居根据居住者经济收入及贫富状况的悬殊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居住的私家花园、西式洋房及富商大贾居住的深宅大院；如宋朝丞相刁约建造位于丁家巷内的住宅（名藏春坞），北宋科学家沈括晚年定居地和《梦溪笔谈》成书处在今梦溪园巷建造的“梦溪园”，还有宋朝丞相陈升之在清风桥南边的宅园等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私家花园，也是镇江私家花园中的精品，园中有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一应俱全，华丽幽静景观甚佳而有品位。

名流富户的花园豪宅

清末民初镇江成为通商口岸，由于民族资本的兴盛建造私家花园的多为实业家、银行家以及有钱的商人，如上海盐业银行经理倪运甫所建位于双井路少年之家、青年宫一带的倪家花园；被南通实业家张謇称为高亮二郭的郭礼征（大照电灯公司总经理）在其住所所建的郭家花园，其弟郭霄庭所建的位于解放路、现花园大酒店所在地的同茂花园等也都有相当规模的私家花园；还有当地乡绅张琴夫在老火车站北面所建的琴园也十分典雅别致；那时西风渐进出现了不少漂亮的西式建筑和中西合璧的建筑。如为纪念创办镇江女子职业学校的唐儒箴在健康路东端所建的“箴庐”；镇江名人赵棣华、李初毅、严惠宇在健康路南侧所建的三座私人别墅被称为大康新村；还有民国时期本邑教育界知名人士赵吉士、张海澄、法度，包明叔4人所建造的宅院取名为尚友新村等。

富商大户居住的豪宅是传统江南民居围起的院落格局，住宅的外部装饰是砖雕和石雕，内部的装饰则用木雕，大门的门框一般用青砖砌成，上有青砖门楼，门楼上的砖雕制作精美。富商的门楼多为双角翘起的小挑檐，两头翘起形似元宝，寓意着招财进宝，据说砖雕

最初是道士的镇符，用来驱魔避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审美情趣的提高，便用精美的砖雕来装饰门楼，不仅有象征招财进宝的元宝，那翘起的檐头还寓意崭露头角，出人头地。还有雕刻花、鸟、鱼、虫，两边墙上的装饰砖雕都与建筑浑然一体，黑漆大宅门的门扇为厚实的实木心门，门上有铜制或铁制的门环一对，厚重的黑漆大门加上金属门环给豪宅增添了几分庄重，在门框两侧放置一对小石狮或一对门墩，门墩主要以箱形和抱鼓形居多，门墩也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大门内设有砖刻雕花的照壁墙（影壁墙），进入后便是六扇3.5米高的杉木屏门，堂屋与天井之间是六扇窗门，窗门下半段是雕花木板，上半段用细木条拼成各种纹样如斜方格、灯笼框等的花格木窗，楼上则用木板作檐窗，花格木窗作窗，精细美观实用。

住宅内有大小不等的庭院，院内花香草绿环境幽雅。住宅的布局多是三间两厢（包括明三暗五）从前到后一宅数进，每进各有用途，房屋一侧有火巷相连，而外墙一般都比较高大厚实，青灰勾缝青砖围起的深宅大院，山墙和后檐都不开窗外平直工整，山墙顶端是高低错落的马头墙，既可防风、防火，看上去又是那么的自然质朴无华。

平民拥挤的住房

老镇江大量存在的是一般平民居住的街巷房子，那就要简陋得多，低矮拥挤狭小，也算是江南民居四合院的式样，如老城区大西路、中华路两边街巷及五条街、南门外大街、正东路周边等处的房屋，这些街巷或长或短，或宽或窄，弯弯曲曲，巷连着巷，巷通着巷，大巷里面套着小巷。这些纵横弯曲的街巷里遍布着大量的普通民居，基本结构还是三间两厢天井庭院式。大多是坐北朝南，从大门进入住宅便是天井，旧时有的人家天井里还砌个小花台，天井的两边是厢房，正面是堂屋，堂屋两边是正房，这就是通常说的三间两厢。

堂屋的地面通常铺的是窰底砖，考究的富户在地面先铺一层石灰，撒上细沙再铺窰子倒置其上，在窰子的缝隙间填满细沙，然后再铺窰底砖，这样可以保持地面干燥。房间内则用



杉木地板，墙有板壁，外墙大多是斗子墙。

平民百姓居住的街巷里，不经意间就有一扇古朴的黑色木门。门后面往往是一个精致的院落，有些声名远扬的名人居也坐落在烟火从容的生活里，还有闻名遐迩的商贾名流或在街巷中落脚或与民居为邻。临街也有连家店，如烟纸店、火面店、豆腐店、裁缝店、理发店方便了居民生活。

每天天刚蒙蒙亮，宁静的街巷被一声“倒马桶”的喇叭声惊醒，门洞开每家拎出一只只马桶放至门前，随后劈木柴引火生煤球炉，霎时巷子里烟雾弥漫，倒马桶车过后，烟雾中“哗啦啦”刷马桶响此起彼伏。而每到炎热的夏天，当路灯亮起时，因住房拥挤，屋内太热，小巷已经坐满了乘凉的人群，有人早早将门板、躺椅、长凳排成一溜，男女老幼短裤赤膊背心全没了顾忌，共同享受着穿堂风的凉爽，有的在路灯下打牌下棋；有的听老人讲古；有的在拉家常，孩子们玩兴过后仰身躺下，面对满天的繁星，打着“呼噜”迎晨曦……

通常的情况下，有巷就有井，那时大多居民家中没装自来水，人们在此淘米、洗菜、相架。到了夏天人们还拎水回家拖地板或冲天井，以此来降低没有空调老屋的温度。那磨勒出道道伤痕的井栏及布满苔藓的井台，成为小巷的信息发布中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变革，人口的增加，许多家庭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内，住房拥挤的矛盾日益突出，街巷民居的格局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同一门牌的住所由一家一户到一家几户最后发展到几家几户同住一扇门里，内部空间不断压缩，天井、大院里建起了披屋，房间里搭起了阁楼，堂屋中间用屏门隔起来两户人家相安无事共处一个房顶下，入夜鼾声相闻却又各行其是。随着“50后”“60后”一天天长住房愈加拥挤。



简陋的棚户

新中国成立前，沿着古运河边及城内山冈下、荒地、废墟等处搭建的形形色色的棚户，多为芦材棚、茅草房、滚地龙等，用毛竹做架子，芦席糊上泥巴或用土坯作墙，覆盖芦席作顶，上稻草，没有窗户，只挂条草帘当门，这样的简陋棚户，居住者无心亦无力考虑什么美观雅致，只求有个挡风遮雨的住所。屋主不少是外地农民，有的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有的因灾荒而背井离乡，更多的因贫困而来城市谋生，大多为扛大包的码头工人，拉黄包车踏三轮车及靠修洋伞、补鞋、卖蛇药、摆摊摊钱糊口的劳动人民，棚户区内人夜乌灯瞎火，屋里点起油灯灯花如豆，没有一条人工铺砌的道路，没有市政下水道，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蚊蝇乱飞……他们赖以生存的简陋棚户在镇江民居史上留下了斑斑血泪。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盖了一批批职工宿舍，但远未能解决住房难的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改造步伐加快，惠及民生的安居工程强力推进，一幢幢住宅楼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且设施齐全，人们告别了街巷生活搬进了宽敞的新居，安居乐业的愿景得以实现。

